

蜀錦譜
深衣考
大雲山房十二章圖說

野服考
深衣考誤



大雲山房十二章圖說

撰人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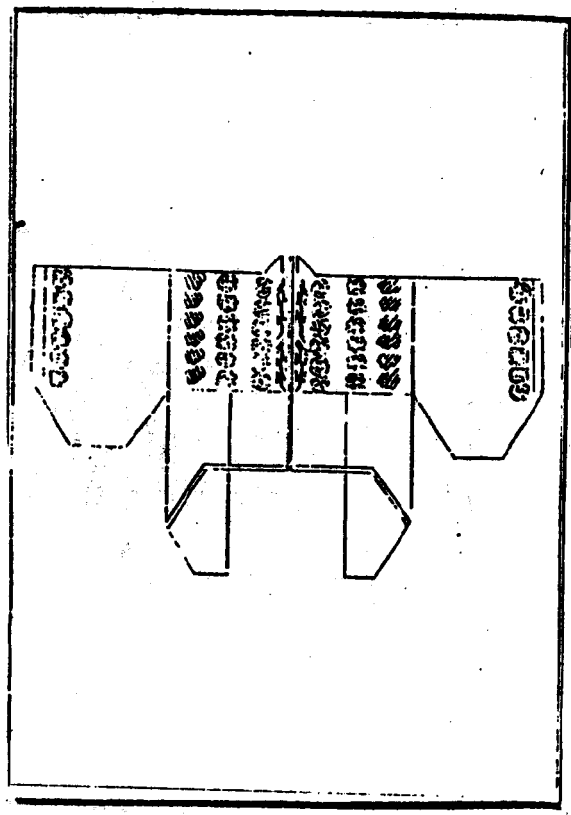
中華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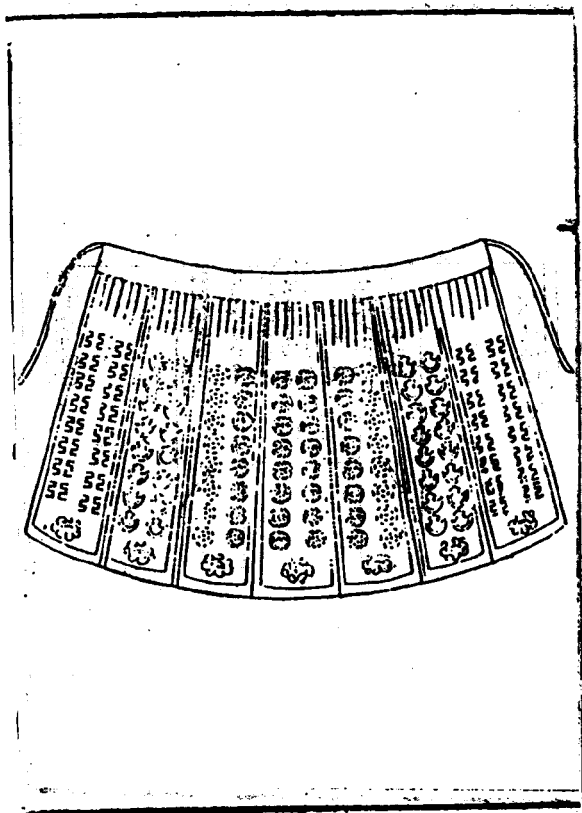
大雲山房十二章圖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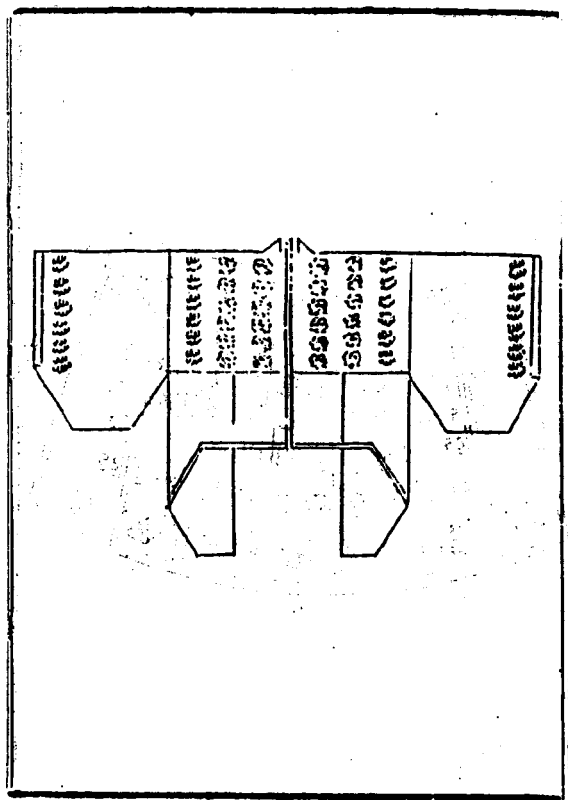
古者十二章之制始於軒轅著於有虞垂於夏殷詳於有周蓋二千有餘年東漢考古定制歷代損益皆十二章亦二千有餘年可謂備矣中間泰王水德上下皆服衮元西漢仍之隔二百有餘年是以諸經師不親覩其制多推測摹擬之辭然搜遺補妄各有師承考古者必以爲典要至歷代輿服志具載不經之制而冕弁服則兢兢然不忘乎古焉其大臣議禮之說多可采者是故言史不折以經不安言經不推以史不盡也敬自束髮受書頗窺各家禮圖得失今上采箋註下揆史志爲十二章分圖若干合圖若干歷代圖若干附其說於後世之君子其有以是正之則幸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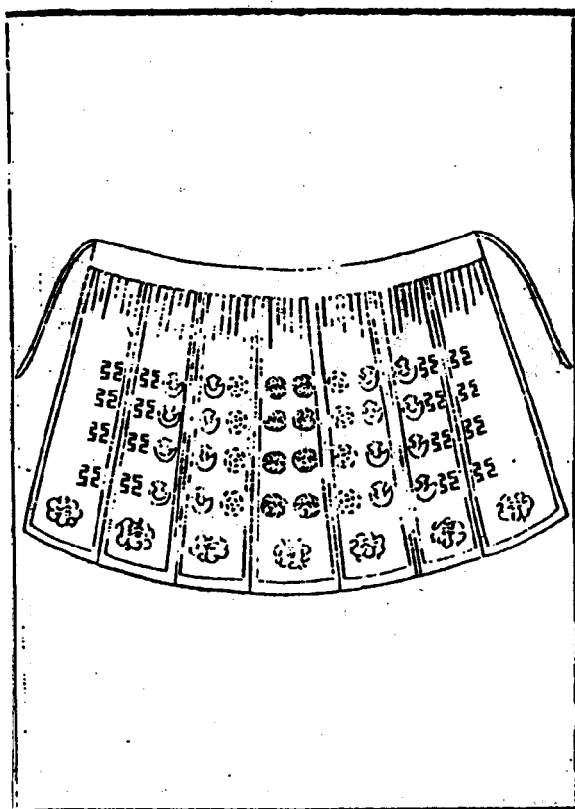
大雪山房士一章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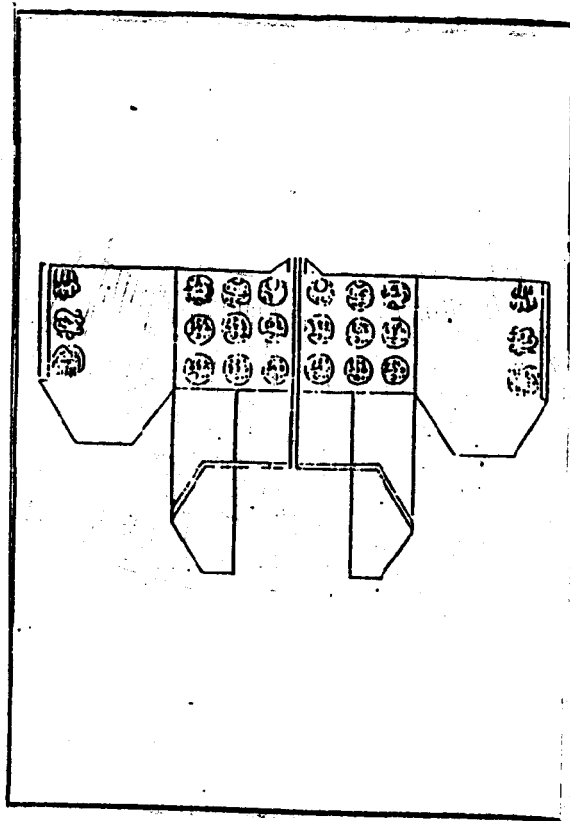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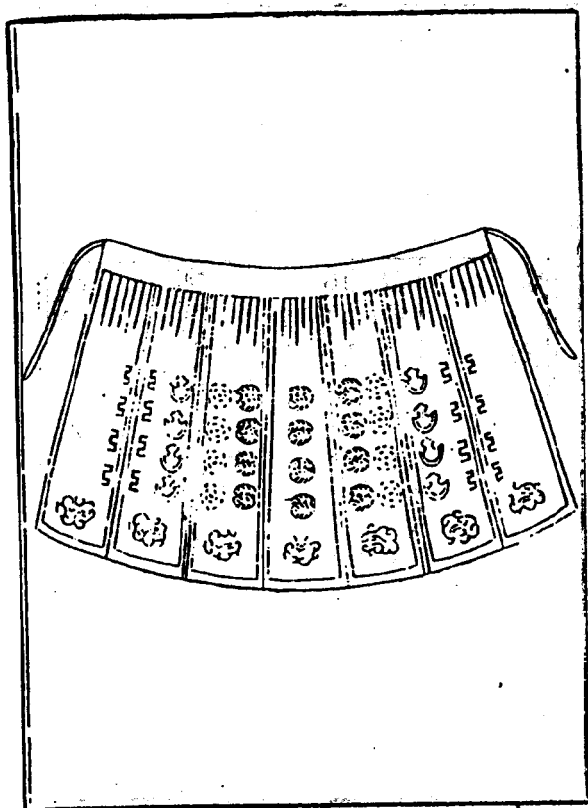












大雲山房十二章圖說卷一

陽湖惲敬著

日月星辰三章圖說第一

書皐陶謨日月星辰

孔傳日月星爲三辰

疏辰卽時也三者皆示人時節故並稱辰焉周禮大宗伯鄭注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彼祭天神十二次亦祭之此畫於衣日月合宿之辰無形可畫知三辰卽日月星也周禮司常日月爲常不言畫星蓋太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畫日月七星蓋畫北斗也

敬案斗爲星樞故畫之不畫五緯者統於日月日月亦緯星也不畫三垣四象者統於北斗北斗亦經星也

考工記畫績之事天時變

注鄭司農云謂畫天隨四時色

敬案天無形體卽畫四時之色亦無以表天當並三辰畫之爲雲霞其色亦宜如麗玉之次知此則衣畫日月星可如後周十二爲行不嫌複沓矣

敬又案近儒有言被袞象天衰色元元卽天象不必畫日月星者虞周皆衣不畫日月星故尙書太傳不舉日月星此說非是士元衣亦象天何必言王被袞以鄭重其說且尙書本文上言古人之象下章施作服明是一貫不可岐而二之也伏君遺黼黻豈言虞衣無黼黻耶大傳說詳見後

山龍二章圖說第二

書皋陶謨山龍

考工記山以章水以龍

注章讀爲獐獐山物也龍水物

疏畫山者并畫獐畫水者并畫龍

趙氏蘭江曰草木地之章蓋畫草木

方氏靈臯曰爾雅釋山上正章蓋畫山之上平者

敬案方說山以章與火以闢連文而同義較諸說爲

是本經土以黃其象方地當附山畫之如天附日月

星畫之也九章畫天地故子家駒曰天子備天

敬案詩疏天子畫升龍於衣諸侯畫降於衣陳氏祥

道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朱子詩傳取

之與疏不同此以旗之畫龍釋衣之畫龍也於古制

恐未符何也爾雅釋天素升龍於綬書天子旗畫升

龍也周禮司常注旗畫成象之物諸侯畫交龍一象

其升朝一象其下復言諸侯旗畫升龍降龍也升朝下復之說於天子不可施是天子之旗當從爾雅正畫升龍司常注已不可混從矣而疏又引之於衣言天子衣有升龍降龍諸侯止有升龍旗則有升龍降龍是天子衣取升朝下復諸侯衣取下復其旗又兼取升朝下復爲義不麗雜無等歟合之詩疏及朱傳又相參錯無可適從不益麗雜歟考禮記疏卷謂卷曲畫此龍卷曲於衣與說文蟠阿之說合各經言卷龍不言交龍知衣畫卷曲之龍不畫升龍降龍如旗也此義不明故各家禮圖畫龍皆誤而後世於領襟畫升龍亦誤也

華蟲一章圖說第三

書卑陶謨華蟲

孔傳華象草蟲雉也

疏雉五色象草華周禮司服有鷩鷩則雉也月令五時皆云其蟲蟲是鳥獸之總名也

周禮司服享先公饗祖則鷩冕

注華蟲五色之蟲續人賦曰鳥獸蛇鷩畫以雉謂華蟲也

疏華蟲名鷩者以其頭似鷩有兩翼則曰鳥體有鱗似蛇則曰蛇

考工記畫縵之事鳥獸蛇

注所謂華蟲也蟲之毛鱗有文象者

疏言獸以其有毛

敬案鄭注司服引畫縵鳥獸蛇注鷩鷩言畫以雉後世皆以雉言之然雉后之章也釋衣揄狄闕狄皆以

爲飾焉十二章雉獨重繪后章何耶尚書大傳華蟲黃益也首似鸞故言鳥四足故言獸長身故言蛇非鸞雉明矣下又疏鳥獸蛇之義是注疏皆言疑也注言鸞書以雉者卽龍頭似鸞之義所以明不名華是而名鸞冕之故耳故下言謂華蟲猶言此鸞冕因其首似鸞書以雉首卽謂鳥獸蛇之華蟲也後人誤會注意遂以雉爲華蟲失註疏之意矣

宗彝一章圖說第四

華蟲陶謨宗彝

孔傳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爲飾

疏知不以日月爲飾者三辰之尊不宜施於器物周禮

有山龍龍勺雞奔鳥奔以類言之知畫山龍華蟲爲飾也周彝無山龍華蟲之飾者帝王所尚不同故也敬案傳以作會宗彝相屬附會言之疎復附會傳意言之謬甚矣

周禮記四望山川則羆冕

注羆畫虎雌謂宗彝也

疏宗彝是宗廟彝尊非蟲獸之號言宗彝者以虎雌畫於宗彝因號虎雌爲宗彝其實是虎雌也虎毛淺雌毛深故以羆言之羆亂毛也

王氏尙書後案周禮司尊彝有雞彝鳥彝犀彝黃彝虎彝雌彝明堂位夏后氏雞彝殷彝周黃目鳥雞同物爲夏彝犀殷彝黃目周彝知虎雌爲虎彝矣

敬案各家禮圖畫宗彝皆畫彝尊之本制而畫虎雌